



潛邱劉記

釋地

按地理之說龍

謂曰



反不如舊說之云 蒼龍寧人論幽并皆一州也

貢九州之外是也寧人曰幽在今桑乾河以北

山後諸州并在此石嶺關以北 豐勝二州

今遼東大寧皆古塞外之地 蓋五

謂以冀青地而分者殆非余時謂太原

正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

氏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

北三十二里俗名鄆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

石嶺關以南乎且亦知先儒之苦心釋經處乎知
 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恒山
 故知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則以周幽州
 鎮曰醫無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
 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
 二書欲於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
 況疆理所至哉舜本紀稱其地北發息慎息慎即
 肅慎為今寧古塔去京師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宋許
 亢宗奉使行程錄自雄州起直至金所都會寧府
 二千七百五十里除却燕山府以南二百四十里
 止二千五百一十里與此不合然亢宗言直至又
 言彼中行程無里埃但以行轍一日輒記為里數
 故與今下訖三代武王通之來貢楛矢成王伐之
 不同

遂來賀況在有虞盛世其為營州之地無疑尚得
 謂非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哉

又按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晉地理志
 竝同此足補註疏之闕冀之分而并也幽也既以
 地廣而帝都所寓民物號稱阜繁亦以人眾說者
 又謂外厚藩屏而內尊王畿尤其深遠之意青之
 分而營也則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有涉海之險
 故別置為州可以從陸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
 後還幽州與明嘉靖十三年改遼陽附順天鄉試
 者畧同然則古今情形亦不相遠云

按錢牧齋引程大昌註杜詩潼關云西征賦遡黃卷

以濟潼至唐始于其地立關余每讀此失笑牧齋亦不記後出師表殆死潼關語乎通典華陰縣註云有潼關即左氏桃林塞秦函谷關在漢弘農郡弘農縣即今陝郡靈寶縣界武帝元鼎三年徙于新安縣界至後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廢帝西幸入函谷關自此以前其關在新安其後二十一一年為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潼關即此關徙於今所國之巨防不為細事史官誤載斯亦失之

又按史記止言老子去關至關口子將關矣強為我書書成而六不

正義引抱朴子作散關又曰或以為函谷關余以列仙傳之流沙之西高士傳去入大秦過西關之散關洵是故王勃散關晨度詩白馬高譚去青牛真氣來然則杜詩東來紫氣滿函關得毋以散字仄聲易函字以合占乎余曰非也蓋嘗讀錢牧齋註而灑然上句王母指楊貴妃曾為女道士下句則用田同秀事天寶元年田同秀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皆借古事以詠今諷刺隱然言之無罪惟錢獨得其解而非朱長孺輩所能夢及或曰然則函谷關於老子絕無

與所謂老聃西度田文東出皆此關者其說非歟
余曰亦未盡非趙景真書昔者李叟入秦及關而
歎此關則函谷關第無青牛紫氣之事耳酈道元
注必以尹喜候氣當於西入關而不於西出關者
過矣

按客有遺余以揚州府志者偶抽一帙東漢名宦曰
歐陽歙揚州牧張禹揚州刺史告之曰東漢揚州
非今之揚州也今之揚州在東漢爲廣陵郡屬徐
州西晉猶然此後僑置更易不一隋開皇九年方
於此置揚州總管府故煬帝泛龍舟曲云借問揚
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其分畫疆域之精無

踰此詩客曰西漢黃霸揚州刺史亦不當祀於此
乎余曰曾亦疑及漢地理志於廣陵國云屬徐州
而武帝賜廣陵王策云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
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
却又以廣陵爲揚州意者策文所引乃古人成語
而今王之制則屬徐州耳

接近修山陽縣志有以此地何由得名來問者余曰
郡名山陽始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山陽
者僑置之名不待云郡爲僑置則所治之縣名與
之同且又同時立亦應爲僑置可知獨此地山陽
宋書州郡志謂以境內地名得名恰與僑置之郡

巧相符合亦異事曾問人地名為何俱不能答考諸三國志蔣濟傳文帝欲燒船於山陽池中通鑑池作湖即精湖戴延之西征記山陽津名池也湖也津也一也蓋以水名爲縣名者故孔衍爲廣陵郡石勒常騎至山陽桓溫伐燕回屯散卒於山陽是時未置郡縣山陽地名已著聞通典不知謂吳王濞反山陽王率衆於此拒之因名濞反時漢無山陽王山陽王立在後此十年晉地理志分廣陵郡之建陵臨江如臯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不知此分與海陵郡者誤繫山陽山陽別領四縣見宋志善乎沈約言名號驟易境上屢分尋校推求

未易精悉斯可爲知修志之難者矣

按有以小學書引顏氏家訓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問者余曰托跋魏都平城縣縣在今大同府治東五里址猶存縣屬代郡郡屬恒州所云恒代遺風謂是魏氏之舊俗耳

按通典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甚善獨謂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夸之國謂之南越於是特立南越一目以與上九州別併譏晉書隋書皆謂交廣二州之地爲禹貢揚州之域非是余請得而折之曰南越尉佗傳秦以并天下畧定楊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顏師古注漢書本揚州之分

故曰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此三郡盡有今廣東
廣西交趾之境漢武帝平爲七郡名交州三國吳
分交州置廣州晉滅吳因之下逮隋二史竝以交
州廣州爲禹揚州新唐史亦然豈無所根據者哉
至謂九州封域皆以鄰接相屬五嶺之南果禹迹
則屬荆不應捨荆而別屬揚斯又不然塞上嶺又
名大庾嶺者在南安府城西南無論今入粵正道
漢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即此豈是鑿空余嘗
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有地名而朔南
暨南北却無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趾二
地補註之正太史公所謂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

時見於他說是也息慎旣爲營州如其遠則揚
州之有交趾亦復何疑且不獨舜撫顓頊已南至
于交趾矣或曰子於上世幅員若是其侈言之何
與余曰後代儒生止緣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畧開
地斥境快其心志以爲聖人必不爾不知聖人乃
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者觀顓頊本紀
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譬本紀
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豈後世德不及遠
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

又按皇華紀聞曰韶州府城東北八十里有韶石相
傳帝舜南巡奏樂此山因有雙闕毬門鳳閣等名

今遂稱韶州爲虞城究其始不見於傳記余謂特
不見水經注耳吾友胡拙明旣王通典兼持此說
作禹貢錐指因謂嶺南虞舜聲跡所不及余曾面
質正曰韶州之更名也始自唐貞觀元年計其時
圖經應有舜嘗奏樂于此之說不然昌黎酬張韶
州端公詩云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豈鑿空附會者子所據僧一行山河之象存乎兩
戒云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
紀以限蠻夸故星傳謂南戒爲越門東甌今溫州
及台閩中今福建明不及嶺之南余謂下文一行
不云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乎又云逾

嶺徼而南爲東甌東似當作西謂駱越別種者又
云南逾嶺徼爲越分故歷斥漢之郡若鬱林合浦
蒼梧南海珠崖唐之州若富昭象龔繡容白廉等
所包甚廣不得執一說以相難也復據昌黎送廖
道士序中州清淑之氣於嶺焉窮最高而橫紀南
北者嶺此即酈注引古語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
意也余謂昌黎在潮州不又云禹跡所揜揚州之
近地乎猶且不謂之遠蔡澤傳吳起爲楚南收揚
越吳起傳作百越貨殖傳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
焉下即云番禺一都會皆足證不史遷昌黎是信
而徒據杜君卿何也且堯典云宅南交證以舜本

紀南撫交趾顓頊本紀南至于交趾則交爲交趾
洵有如小司馬所註者不復疑子讀堯典如是之
闊而讀禹貢乃頓爾隘耶拙明不覺嘆曰吾書刊
矣不及追改柰何

又按楚在春秋地雖廣不瀕於海屈完曰寡人處南
海解者曰對上北海之文以所近者言也而子囊
謂共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夸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南海今廣州府治爲當日百越地雖未
屬楚要爲楚兵力之所及鄭伯謂莊王其俘諸江
南以實海濱亦唯命此句具有兩層義人多未析
如楚文王滅羅徙羅子於長沙故長沙有汨羅鄭

若滅得徙於楚之南徼爲江南此一義也實海濱
楚世家作賓之南海古以與字通用言不得徙楚
境內即填實於百越之地爲海濱之民此又一義
也亦見楚號令及於南海逮後始皇二十五年王
翦悉定荆江南地因南征百越之君猶前志也夫
又按通典謂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
五嶺之外以知嶺南地非九州之境說尤不然今
嶺南多金銀非揚所貢之金乎多孔翠犀象非揚
所貢之齒革及羽乎多蕉多木綿非所貢之卉服
織貝乎君卿曾官節度于嶺南寧不見之耶至職
方川浸原不及海而宣王時江漢之詩詠召穆公

虎之成功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豈得捨今祠祀之南海而他有所屬哉

按梁元帝法寶聯璧序云北平堯柳楊升菴賞其新而未詳所出曾徧訪之亦無解者近方悟堯典宅西曰昧谷康成古文作柳谷虞翻所見鄭氏本是卯字曰古大篆卯柳同字此柳谷也王伯厚謂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余案隋地理志於張掖縣註云有大柳谷張掖爲今甘州衛正在西北故曰北平堯柳上句南通舜玉升菴誤記作舜梧以爲舜梧堯柳極工陳耀文又以舜蒼梧非吉祥善事余因竄改之曰東平舜蒲

西通堯柳

按杜詩還如何遜在揚州者遜爲建安王偉記室偉天監六年遷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軍將軍揚州刺史七年以疾表解州遜掌其書記正在揚州故曰何遜在揚州自晉以來揚州刺史治丹陽郡郡治建鄴縣爲今江寧府於廣陵迴不相涉若徐湛之出爲南充州刺史此却在廣陵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亦偶與後來遜咏早梅詩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臺觀之名畧合豈得便附會爲一梁沿晉制州治竝同劉穆之所謂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又謂爲神州治本是豈廣陵足

當之乎近杜註號精審勝前代亦不能別白至此
又按杜註漢家山東二百州山東者太行山之東也
殊非從來惟胡三省于通鑑秦孝公時河山以東
疆國六註云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
國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爲長安南山至
于秦華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皆在
河山以東爲得其解余參以賈誼言所謂建武關
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則可見自秦
之外皆謂之山東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張
守節註謂華山之西也趙克國辛慶忌傳贊曰秦
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山西班固明言天水
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故秦詩云云知山
西益知其爲山東矣

又按白詩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范元
實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若改作飛霜
殿則脗合矣蓋長安志天寶六載改溫泉爲華清
宮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
以備齋祀楊升菴又引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
殿玉蕊峯頭王母祠以實其駁正余謂胡三省通
鑑卷二百七長生院註云院即長生殿明年五王
誅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
殿皆謂之長生殿此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

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所謂長生殿則華清宮之寢殿也此殿本名飛霜蓋同一長生殿也學者讀顧況宿昭應詩武帝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繞千官那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當知爲齋宿之殿李義山驪山有感詩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連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當知爲寢宿之殿

按通鑑地理通釋曰碣石凡有三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所起自

碣石此碣石在高麗界中當名爲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即古大河入海處爲禹貢之碣石亦曰右碣石其說可謂精矣或獻疑曰後漢書常山國九門縣劉昭補註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不又一碣石乎王氏說尚有未盡余曰九門縣自西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入藁城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塊阜以當所謂碣石之山亦不可得故康成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康成戒子書吾嘗遊學往來幽并兗豫之域蓋亦以目驗

知之王伯厚生長晚宋足不曾至中原即以信康成者削國策不數古人譏著屹如堅壘豈易攻與按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晤碧山堂問曰後漢志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彪不過紀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云遂真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今尚有宗主其說者余曰枯而復通旣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

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註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屋山爲沅水東經溫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粹此三說以覆子鴻曰酈注經余更注酈吾與子同爲善長之忠臣何如子鴻喜獲所未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有濟畢竟復枯於何代余曰諾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濟渠下章懷太子賢

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對高宗濟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至今矣

或問北嶽祀典畢竟該在貴省渾源州抑仍曲陽耶余曰曲陽是也萬歷十六年大同巡撫胡來貢疏請改北嶽沈文端鯉為宗伯覆疏詳駁此駁出足以塞異議者之口矣第惜其引史僅及漢宣帝未上及武帝元鼎三年常山王徙然後北嶽在天子郡內天漢三年泰山修封還過桐常山瘞玄玉二

事引經亦僅及周官禹貢余為詳補曰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傳曰北岳恒山禹貢太行恒山疏曰恒山在上曲陽西北爾雅兼殷制釋山曰河北恒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恒山註曰恒山在上曲陽是虞夏殷周異代同揆則舜當日蚤覲北諸侯于今曲陽大茂山之下非山經所稱今渾源之北嶽水經所稱之玄嶽歷歷可知豈容議議之者以定鼎於燕曲陽在南渾源少北改而祠之於方位宜余謂則有孔穎達毛詩崧高之疏在曰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位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

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余嘗愛王
導云古之帝三不必以豐儉移都此名相之言也
孔穎達云天子不據已所都以定方岳此名儒之
言也金世宗大定間或言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
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輒援崧高疏數語以
對後不復改明以來之人獨未讀金史乎因思崧
高維嶽非當時以太室山爲嶽乃詩人借嶽來贊
美之曰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
上至于天維是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生
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爾雅撰於三百篇後緣此
遂實指嵩高爲中嶽太史公又出於爾雅後并補

註堯典曰中岳嵩高也是殆忘却禹貢之太岳矣
將堯有二中岳耶漢武登禮太室易曰室高中嶽
名益顯皆爲爾雅所誤者或曰然則周竟無中嶽
乎余曰周仍以唐虞時霍山爲中嶽矣觀職方河
內曰冀州山鎮曰霍山可知蓋自有宇宙便有此
山黃帝正名百物蚤已定五嶽之稱禹王名山川
又從而奠之下訖周秦悉不敢移豈有如武帝以
衡山遠移南嶽之祀於灂霍山者乎或曰如子言
周不曾以岍爲西嶽岍何得有嶽名余曰職方河
西曰雍州山鎮曰嶽山蚤已得嶽之名豈待周移
嶽於此而後云爾乎漢既移南嶽唐肅宗在鳳翔

亦曾改汧陽吳山爲西嶽以祈靈助要皆後王事
余最愛康成註大司樂四鎮五嶽取諸職方九州
之山而徧足少嫌其以嶽爲西嶽不以霍山爲中
又嫌其宗伯註仍襲爾雅雜以嵩高自忘却大司
樂註殆由未善於讀崧高之詩也哉

按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左傳地名訖問余成二年
鞍之戰杜註止云齊地穀梁傳則云鞍去國五百
里恐非以下文有華不注山山下有華泉證之鞍
似去此不遠當屬今歷城縣地余曰通典濟州平
陰縣註云左傳齊晉戰鞍故城在縣東括地志寰
宇記同
蓋唐世鞍故城尚存故杜以爲據余意鞍在今平

陰東作四五十里其去華不注山亦一百三四十
里朝而戰於鞍勝而逐之一百三四十里之山下
且三周焉晉人之餘勇真可賈哉齊奚足云蓋古
駟駕一車車僅三人御復得其法故取道致遠而
氣力有餘今人不明乎此徒以平陰屬兗州歷城
屬濟南中隔長清縣境如是其遠豈能一日通作
戰場茲所以見通典亦未知信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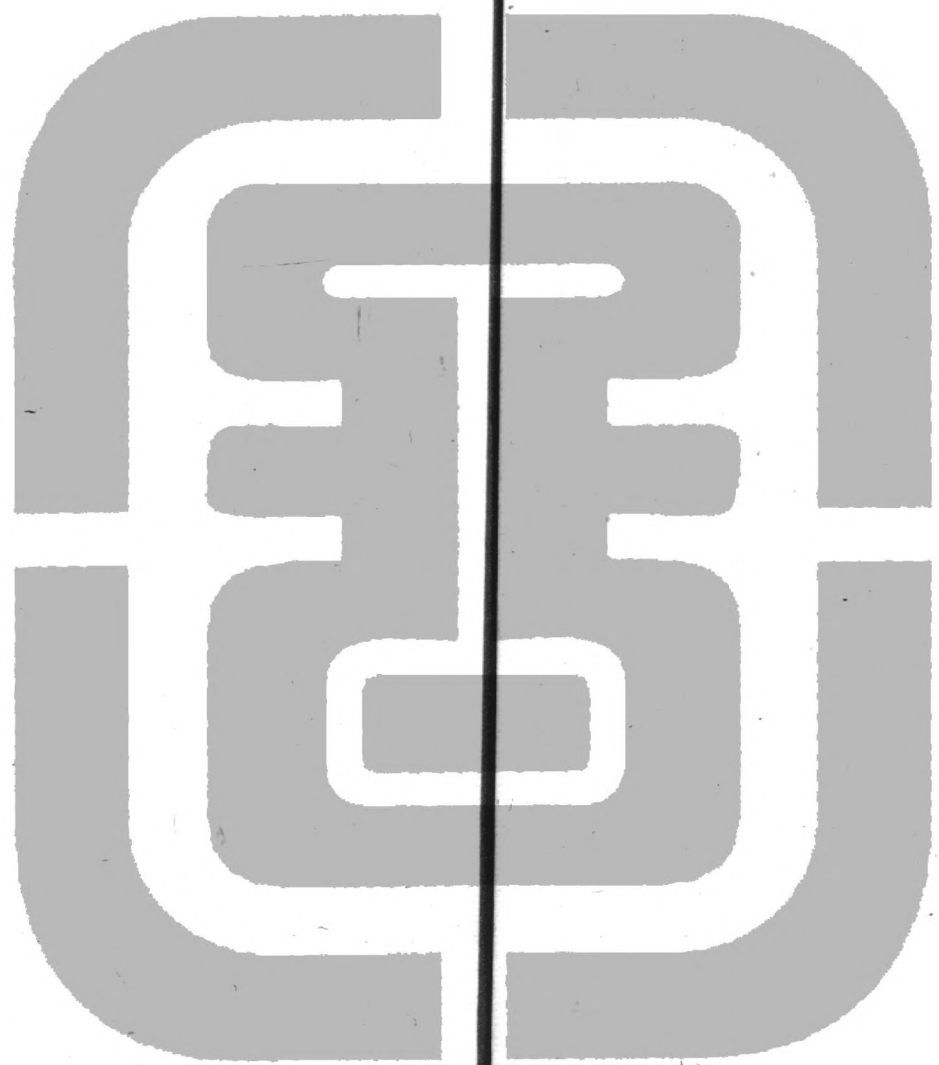
按羊流店晉羊叔子故里在新泰縣西北六十里南
北孔道也余庚午春經此問叔子之後裔有存者
往尋其祖墓隆然高阜者三即傳出折臂三公之
所復往尋其居遺址隱然若城郭綿亘八里許因

歎叔子以上九世皆二千石卿校可爲東漢第一世家當時聚族而處居以積久日加闢遠又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以此地爲淵藪孰敢過問之種種皆與史傳關合獨後漢書羊續太山平陽人平陽即西漢之東平陽晉爲新泰縣叔子晉書却泰山南城人南城原魯南武城晉地志亦三字名故城在今費縣西南九十里距新泰二百四五十里意新泰叔子之祖貫已則占籍南城耳觀武帝咸寧中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置南城郡封叔子南城侯以其爲南城人也叔子且死從弟琇述素志求葬於

先人墓次狐死正邱首正欲葬其隆然高阜之旁也茲撰一統志繫續於新泰人物可也叔子以孫從祖柰晉書何且新泰縣建置沿革并未見何年改南城一筆人物豈有無根者哉要須別繫叔子於費縣人物不必拘元和志然後可

按黃子鴻言趙奢解闕與之圍闕與凡有四水經注梁榆水逕梁榆城南即闕與故城也趙奢破秦於此盧諶征艱賦云訪梁榆之虛鄣弔闕與之舊平梁榆城在今遼州和順縣括地志闕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趙奢破秦軍處銅鞮今沁州郡國志上黨涅縣有闕與聚劉昭

注云史記趙奢破秦兵闕與湟在今武鄉縣隋地理志武安縣有闕與山元和志闕與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即趙奢拒秦處武安屬今彰德府磁州東海公曰若在武安去邯鄲僅六十里何須奢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乎當在貴省潞州者近是余曰然奢傳云秦伐韓軍於闕與闕與乃韓邑自屬上黨一帶廉頗樂乘竝言其道遠闕與去邯鄲四百里故奢言道遠險狹譬鼠鬪穴中以闕與必穿太行山過而沁州武鄉亦多叢山也果在武安豈容作斯語越明日告子鴻曰子抑知止有二闕與乎一爲韓之闕與一爲趙之闕與子鴻驚問焉趙



一闕與然則地理之學真難言矣哉
按憶庚午重九病新愈後東海公招登高莫釐峯酒
中云乃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
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舉坐默然顧向
余曰其此論爲濟水發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子
其爲我考之余曰唯復考王景傳云初平帝時河
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
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逮後三十
五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
迹陶邱之北漸就壞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
濟亦治之徵也又考晉書傅祗傳武帝時爲滎陽

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
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沈菜堰充
豫無水患郗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
自濟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
溫使穆之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竟枯
絕者哉大抵王莽世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如
王橫言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
里九河地已爲海所漸矣今九河故迹固具在酈
氏言濟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後水流逕通余謂
此班氏注於垣縣云王屋山沈水出東南至武德
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
行千八百四十里蓋以目驗者言也祇緣司馬彪
下語太重若改遂枯絕爲會枯絕則妙耳輒錄
以覆

按自周官屢言天下土地之圖九州之圖及地圖圖
於地理爲尤切矣班固撰地理志一則曰秦地圖
再則曰秦地圖書故蕭何入咸陽盡收丞相御史
圖書藏之帝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
所疾苦者以得此圖書也光武帝至廣阿舍城樓
上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馬援曉
勸隗囂亦曰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武
帝封三王御史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光武封十

子爲公羣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明帝封皇子悉
半諸國案地圖章帝則篤愛諸弟案輿地圖令諸
國戶口皆等漢使窮河源莫知何所出山曰昆侖
天子按古圖書而名云漢藩諫誅閩越曰以地圖
察其山川要塞相去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漢相
私國土多租四百頃曰以平陵佰爲界太守更郡
故圖而正之李陵至浚稽山舉圖所過山川地形
遣騎以聞趙克國曰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
上方畧李恂使幽州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
悉奏上齊人延年上言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
準高下以開河明帝引見王景賜以山海經河渠

書禹貢圖俾修汴渠渠卒成即謀不軌者如淮南
王安曰夜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江都王建具
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至張千秋口對兵事畫地
成圖馬援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臧旻口陳西域
百餘國狀手畫地形皆得圖之髣髴者猶動人如
是圖詎不重哉晉裴秀曰周秦地圖祕書殆絕僅
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麤具形似不爲精審於是
作禹貢地域圖今亦不可得見矣見者元道士朱
思本輿圖所謂蓋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者明
人轉相增竄名以已圖漸失其本真獨計里畫方
之法猶遵若王律余謂亦自唐賈耽來也舊書云

其令工人畫海內華裔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新書謂以寸為百里表獻于上曰縮四極於織縞分百郡於作績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讀之真令人爽然

隋宇文愷曰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

按余謂窮經者須知地理元董鼎注蔡書傳云西伯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道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入楚境也引吳才老戡黎伐紂時事為證余案紂都朝歌今在衛輝府淇縣北黎陽故城在大名府濬縣西南三里武王以

正月二十八日次孟津明日己未至癸亥五日孟津至朝歌四百餘里故須日行八十里有奇然僅及商郊而止所以者何赴敵宜速不拘日三十里成法也牧野跨衛輝之汲淇兩縣界距紂都十有七里若黎陽則又自朝歌東出七十里豈得道先經此且武王於紂聲罪致討名其為殘士女歡迎豈同齊桓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兵行詭道者比乎儒生不知兵復不諳地理其舛錯如是按禹貢蔡傳譌者莫過九河苞淪於海且託之酈道元不知道元水經注凡三見皆指碣石入海未一及九河云九河者乃王莽時王橫一家之言未詳

河丘答言卷三
三
考驗者茲欲正其譌惟取孔穎達書疏元于欽齊
乘二條補於九河既道之下

詳四書
釋地續

又按蔡傳引爾雅九河六曰簡潔爾雅本作絜與簡
各爲一河河以一字名者李巡曰簡大也絜苦也
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唐孔氏宋邢氏疏竝同即
朱子孟子集註亦曰曰簡曰潔然已譌而潔矣
按專門明經於地理有不若人君之言者浮于濟潔
達於河是也穎達疏云從潔入濟自濟入河上句
真亂道惟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濟潔今
濟與潔斷不相屬敬宗對曰沈濟自溫入河伏地
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

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潔者潔自東武陽至千
乘入海也新唐書亦不通地理沈濟自溫入河作
今自潔至溫而入河夫高宗灼知濟與潔斷則此
至溫入河乃濟水非潔水明矣敬宗雖姦敢面欺
以必不然之水道乎且其學素號博矣明屬宋景
文亂竄不及其原對之文然敬宗之所可議者有
二一是不正解禹貢經文以告君一是言伏地南
出爲滎澤不深明乎濟水之故余嘗案漢地理志
河東郡垣縣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
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東郡東武陽縣禹貢
潔水出東北至千乘入海

又按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鄆城又東至東武陽漯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濟亦曰沛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漯水注之又有南北二濟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津通于河合此二說補註於下曰大河水自滎陽分流爲濟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漯又東至臨邑復與濟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濟在河南漯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濟與漯斷是也禹貢所云蓋謂兗州之貢或浮于濟則自滎陽達河或浮于漯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達于河耳至既東爲濟入於河非是潛伏地中乃穿河

腹中行不至如蔡傳入河穴地伏流絕河之說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有清流一道直貫之者此濟也故古文每言如河濟之不相亂余親見渭水至清以涇而濁濟水至清却不以河而濁蓋水各有性濟之性則獨勁也故語云勁莫如濟曲莫如漢溢出南岸爲滎仍然至清自滎澤至定陶約四百四十里中有濟陽城今在長垣縣界者須行過此地而伏伏而旋出於陶邱之北禹貢九敘導水皆無出字獨至此下一出字豈無故明係伏而復見斷而復續或曰濟陽至陶邱百四十里而近此百四十里之間便有伏而復見之事與余曰括地

志沈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渟而不流深不測
既見而伏至濟源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
南流此不過八十里耳見而伏伏而又見況將倍
此之地乎後代祗緣王莽末濟瀆曾枯不見有溢
為滎又烏知陶邱北有濟復出之事哉紀載闕如
惟許敬宗知之曰伏而出曹濮之間新書亦曰伏
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殆善會經旨新書又
載其對高宗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
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余謂潛
而出即東出於陶邱北之註脚也合而分即入於
河溢為滎之註脚也

又按胡朏明問滎字說文曰絕小水也何義余曰爾
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正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
也濟水截河南過為滎故以絕字解滎至小水二
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
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
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
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為其註脚矣

又按顧景范川瀆異同力詆三伏三見之說出近代
俗儒漢唐迄宋諸儒無主是說者余謂至溫入河
自不得言一伏特再伏再見耳又謂曰出者折旋
之間因邱為隱見耳濟初發源或有伏見之分至

截河而南之後未曾伏而復出經文固已明言之
曰浮於汶達於濟又曰浮於濟漯達於河豈有伏
見不常而可爲轉輸之道者哉殊可稱偉論然以
愚斷之兗州貢道浮濟必經陶邱即青州貢浮汶
者亦由壽張縣安民亭入濟一百五六十里至陶
邱北向所云浮於淮泗當作達於荷浮荷者亦由
乘氏縣入濟五十里至陶邱北皆至此而止然後
舍舟登陸至濟陽城西復登舟以至滎陽入於河
此當日貢道也或曰果如是則兗州貢道當如荆
梁二州用逾字曰浮於濟復逾於濟達於河不得
直接以因水入水之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

也洛也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通貢道須此故
曰逾於洛梁之沔也渭也亦二水而異名者也本
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渭若兗州之濟本屬
一水雖中少間阻無復異名故經文亦不屑屑分
疏之且不有浮於漯在連類而及之因從而省文
者乎顧氏第見明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漕舟浮
江涉淮汴河絕濟而北達於漳衛輸之太倉無復
有陸運之苦因亦上疑濟水此何異元行海運習
爲坦途明人有更講求其說者輒搖手相戒幾同
談虎嘗考唐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
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

水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底柱之險宋都大梁四方皆可由水以直抵而開寶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明永樂之初亦經水與陸交運故牒猶存不必溺於今而議古且陶邱不過兩邱相重累耳形甚微非比高山巨嶺足以蔽虧濟水致忽隱而忽見如顧氏解余謂縱能障蔽濟流經文當作東出於陶邱南不當曰東出於陶邱北蓋出者明係伏地至此復見之名也余是以篤信經文叅諸古今運道之變一水直達者少著其論如此

又按胡朏明聞余論復出一說以助之曰虞夏貢物

與後代漕粟不同當時甸服之中納總銍秬粟米其食取諸冀州而已足餘八州所貢初無繁重難致之物即以充言之曰漆絲織文而已青州所貢較多亦不過曰鹽絺海物絲枲鉛松怪石檠絲而已他州倣此要非繁重難致者豈惟虞夏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旂貢九物貢度與虞夏不相遠豈有漕粟數百萬石餉京師如漢唐以下之所行者哉宋史食貨志言川廣所貢之物亦皆輕約易齎故水陸兼運由是推之虞夏貢物間有陸運人必不以爲苦濟水斷續何害其爲貢

道哉

按孔穎達雖亂道不至如蔡傳之甚疏云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抵沔須陸行而北入渭此真禹迹貢道也蔡傳引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案漢溝洫志上書人言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則禹之時褒雖出衙領山入沔算不得與沔通不可以行漕故斜亦出衙領山北

入渭算不得與渭通不可以行漕故經文止言沔渭不及褒斜當日貢道原無須此二水也非屬省文顏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中皆各自有水耳正指漢武未穿道以前言蔡氏不讀全本漢書似從一節本書錄來謂因大以見小其臆解有如此者按蔡傳載潏水李氏曰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韓城北安國嶺盡案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不足與辨蔡傳又云舊說相傳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余謂尺子古

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阜高陵盡皆滅之名曰鴻水此即欲鑿之由賈讓奏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即當鑿之故水經注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濬波頽壘迄於下口又云梁山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元和郡縣圖志孟

門山俗名石槽實爲黃河巨阨今案河中有山鑿中如槽束流懸注七十餘尺此皆詳其鑿之之跡曷云不詳大抵此等書蔡氏并未寓目即見亦不復能記憶荀卿嘗謂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余則謂陋也者儒生之公患也

按顧氏肇域記左傳桓二年其第以千畝之戰生杜註以爲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當以趙世家註引括地志岳陽縣北九十里有千畝原爲是余謂當日千畝之戰或在岳陽或在介休誠不敢定但謂晉境不得至介休則有辨晉世家叔虞封於唐方百里其子燮

改曰晉曾孫成侯徙曲沃八世孫穆侯徙絳不言何代徙都翼昭侯元年封叔父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所都翼則徙翼當在昭侯前穆侯徙絳之後中間可知入春秋六年晉逆翼侯納諸鄂謂之鄂侯鄂索隱曰今在大夏大夏者吾鄉太原縣也又後十三年曲沃滅翼王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晉亦太原縣太原至翼城六百五十里中道必由介休當日盡屬晉方得兩侯分立肇域記非是余於是獨歎晉啓封百里逮成侯時何啻五倍王綱不振兼國侵小不待入春秋而已然矣可不懼哉又按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王弗聽此

千畝乃周之藉田離鎬京應不甚遠末云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左傳繫此事絕有深意蓋自元年至今將四十載天子既不躬耕百姓又不敢耕竟久成爲鹵不毛之地惟堪作戰塲故王及戎戰于此因悟趙世家周宣王時伐戎及千畝戰奄父脫王正此地括地志以晉州岳陽縣北千畝原當之不應去鎬京如其遠殆非也噫安得盡舉經傳子史註地理誤者一一釐正之哉

按寇有來路亦有去路其逐而出之也即從其來路可必不引入我門庭之內別從一路以出者獫狁

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鎬等三地名皆在雍州則大
原地名亦即在雍州近代說詩者指原州言然原
州乃今固原州舊高平鎮後魏孝明帝正光五年
置原州蓋取高平曰原為名古此地未必以此名
惟鄭註禹貢原隰底績云詩度其隰原即此原隰
其地在豳近是要高平曰原秦中地面以原名者
至不可勝數今亦不能定指何地也來歸自鎬劉
向曰千里之鎬顏師古注非豐鎬之鎬至於大原
余亦謂雍州之大原必非周并州之大原也更有
證者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大原大原與詩
同一地若是晉陽周已封唐叔虞為侯國天子豈

得料其民乎仲山父諫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
以寡少諸侯避之其非屬甸侯之地可知既知國
語益知詩矣

按治梁及岐孔安國傳梁岐二山在雍州晁以道本
水經注作呂梁狐岐改入冀州今亦未論其確與
否第蔡傳云梁在石州離石縣東北是今汾州府
永寧州東北一百里之呂梁山本名骨脊山者去
黃河一百五十餘里岐在汾州介休縣今却在孝
義縣西八十里盤村原山名狐岐者去黃河二百
三四十里謂堯時洪水懷襄大河沉濫至此二山
下須禹治之則可蔡氏竟認為古河逕之險阨與

龍門一般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不
幾眯目而道黑白者乎雖生長東南誤不應至此

蔡傳當云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流
合文水又東南入汾汭今作東北誤

按春秋正義曰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在今

西北十三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皆在冀州余亦謂

晉入春秋前後四都相去亦只在平陽府百五十

里之內晉孝侯號翼侯翼故城在翼城縣東南三

十五里曲沃武公滅翼以一軍為晉侯史記云始

都晉國晉國即其始封之曲沃他日號稱宗邑者

在今聞喜縣東北去翼都約一百五十里子獻公

九年城絳史記云獻公始都絳絳即今太平縣南

二十五里故晉城是余親歷其地遺址宛然方悟

從前說盡錯東去翼都約一百里也越七世至景

公十五年遷於新田在曲沃縣南二里正有汾水

澮水西北去故晉城僅五十里耳此四都者至今

人民繁庶資產富饒西北諸州邑莫有過焉豈非

霸國之餘烈哉

按鄭康成言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

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據尚書中

侯春秋寶乾圖之文云爾蔡傳駁之謂曲防齊所

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為亦是尋好話頭其實葵邱

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于河惟

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齊桓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旣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善乎朱子有言禹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平得之矣

按上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說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註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夫事無所證當求之跡有不明當度之理以跡而論九河故道咸屬齊鬲津等三在縣之界而碣石不當復在他境以理而論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齊地滂下濱海以禹之智不從此入而反轉遶千里之外乃自平州而入海耶况平州地形高此山旣在九河之下又巍然獨出于勃海之上爲碣石似無疑顧寧人賞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見堯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

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之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者亦須長闊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內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耶果爾當刪禹貢同爲逆河四字以入于海接上又北播爲九河然後可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經聊以史證之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竝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尚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

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

按山西名司自太行山而山東人無解者曾與黃子鴻討論訖歎曰山東之名起於金本宋之京東東路京東西路金以都旣不在汴易京爲山而不知山字無著也湖廣之名起於元本宋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止當沿其故稱不必如孫休分交州置廣州名以廣蓋廣字涉虛也

按局中諸公會問以何謂之四至何謂八到多笑而不答反以詰余余曰東至某地若干里南至某地若干里西至某地若干里北至某地若干里謂之四至東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南到某地若干里西

北到某地若干里東北到某地若干里此謂之八
到惟杜氏通典係刻本宛然可考若元和郡國志
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譌或原有不備者矣

按一統志有關隘一項下載至某舖或某集某鎮在
縣東若干里又若干里爲某舖又若干里爲某舖
達某縣界最有益或病其碎且名不雅馴者余曰
昔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
渡初奏言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次報
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莫知其所在江之南北益
懼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言楊林西采石之
渡口也於是憂疑少定余謂使當日諸州所上聞

年圖備載村鎮及津渡之處可一檢而知不必外
訊諸人矣

按有碣石叢談

郭造卿著

者疏碣石山所在既小誤復未

盡余爲補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有大
揭石山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有碣石山文穎漢
書注碣石山在遼西案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
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
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
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
界耳此山綿跨四地故班固曰大揭石山今人第
因天橋柱屬諸昌黎隘矣又唐志營州柳城縣有

東北鎮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碣石凡有四
又按齊都賦云海旁出爲渤今海自山東登州成山
折而西逕寧海州福山蓬萊招遠縣又西徑萊州
掖縣昌邑濰縣又西徑青州壽光樂安諸城縣北
界折而西北徑濟南利津霑化海豐縣又北徑直
隸河間鹽山滄州靜海縣東界又北至天津衛折
而東徑順天寶坻豐潤縣又東徑永平灤州樂亭
盧龍昌黎縣又東出山海關徑遼東寧遠廣寧衛
南界折而南徑海蓋復金四衛西界又折而東徑
金州南界有旅順口南與登州海口相對皆謂之
渤海歷覽太史公書如河渠書同爲逆河入于渤

海謂永平府之渤海也封禪書四曰陰主祠三山
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
竝渤海謂登萊兩府之渤海也蘇秦列傳說齊宣
王未嘗信泰山絕清河涉渤海張守節正義曰渤
海滄州也則指天津衛之海言朝鮮列傳遣樓船
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至王險王險城名非海之
在遼東而何皆渤海也柰何有臣瓚者徒知漢以
渤海名郡遂狹視渤海謂禹貢河入海乃在碣石
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
也若以太史公增禹貢原文一渤字爲誤不知非
誤也正謂碣石邊之渤海也或曰亦別有證乎余

澤山答言卷三
曰莫妙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屬尾沒於渤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于渤海碣石益復明顯是禹貢自碣石入海遷與固同出一口者也

又按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頓邱漢縣名在今大名府清豐縣其東南則今曹州濟寧州之境溝洫志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是也至於渤海却在頓邱東北千里豈能東南流入之乎案文當于東南二字截住作句謂河水所徙之處在頓邱東南一帶而流入海則自東北至直沽直沽今天津衛是所

以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注云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章武元和志爲魯城縣在滄州北百里西去大海九十里此河漢所徙之新道非禹貢故道或曰抑別有證乎余曰莫妙于地理志魏郡鄴縣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北入海者至右北平郡驪城之揭石山入海非章武也或曰章武亦可稱北海然而溝洫志同爲逆河入于渤海與河渠書同天文志尾沒於渤海碣石益加增釋是禹河入海在碣石固與遷真同出一口者也

通鑑書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刪入渤海三字說見考異

又按一誤於臣瓚再誤於穎達三則余尚書古文疏

證第二卷所論是亦不復削去惟就穎達疏有云安國傳同合爲一大河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於河而逆上也亦是誤認河從章武入海不得復至碣石謹據經文正之夾右碣石入於河安國傳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於河逆上也則河入海順流而下亦即在此處可知證一禹導山固以相視其源委脉絡實以治山旁諸水使皆入海而諸水河爲大河果至直沽入海則至于碣石四字爲衍文證二導河北

播爲九尾合爲一不加至碣石字入於海者蒙上文也省文也安國傳所謂互相備也遽以無是三字而謂河入海不在碣石何異癡人說夢證三且碣石不能入河是海島之夸以衣服來貢者僅夾碣石山畔須西上數百里而後達河經文何不見有西字以合荊州南河雍州西河之例乎蓋河口碣石斷無疑也後代言水道之可信者莫過酈道元一則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再則曰碣石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余謂賈讓治河策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析底柱破碣石鑿即破也酈注有本如

此今人不能取徵乎此復舍神聖經文而第指晚
近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立說
別解可也吾未見其可與論禹迹矣

又按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屬尾没于渤碣
僅十有八字能將禹貢導岍及岐至至于碣石入
于海導河積石至同爲逆河入于海兩節九十一
字吸取殆盡無復遺義錢牧齋謂詩家有採鉤縮
銀攢簇烹煉之法以杜律十四字出謝康樂詩四
句爲證抑知史家尚有此等神奇處否史記昔人
稱其明于山川條例得禹貢遺法茲豈惟條例且
縮萬里于尺寸之間可舒三言爲百千言而未有

既者矣

按宋史河渠志元祐三年王存奏自古惟有導河塞
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
決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
於是收回回河詔書然亦不盡然者太史公不於
禹貢北字下過降水之上增其文曰載之高地乎
蓋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耳王橫曰禹之行
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曰使緣西山足乘高
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杜佑曰西山則太行原
有恒山二也余因悟河行平地易散慢無力惟一
字宜衍邊就西山踵趾以爲岸又一邊築土爲隄高數丈

許載河以行方建瓴而下但折而向東北以至大
陸復播爲九以趨于勃碣賈讓策河西薄大山東
薄金隄正指此誰謂金隄非禹作乎又誰謂河北
有鯀隄而無禹隄乎宋李垂導河形勝書推禹故
道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之間上陽樂史謂即
枉人山要東則大伾上陽西則太行與賈讓所奏
無異治河者當識此變處

按局中復有爲新論者以河自直沽入海不得遠至
碣石之旁從漢志不從天官書說有二一說曰滹
沱滹易桑乾濡潞皆爲大川從直沽入于海橫接
大河北注之路大河豈能自河間以北遶出漁陽

北平之界抵碣石而入海乎故知亦從直沽入海
也余曰詳考水道惟滹沱桑乾易潞入直沽而濡
水流不遠輒合易滹水雖長然亦至長城注易長
城在新安肅界也不自達海止當舉四水耳并
及滹濡者非一說曰蘇轍言燕薊地高水皆南流
大河豈獨能北注不就近入直沽之海而仰從碣
石之海以入乎余曰蘇子由無此言宋河渠志載
蘇轍疏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
形北高此或指沽河濡水大遼水從塞外來者南
入于海而言非上四水之謂愚嘗讀漢志濁漳入
清漳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阜城在今阜城縣

東二十里此已與禹貢漳入河處不合蓋河既徙後之新道也水經清漳入于濁漳濁漳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平舒乃東平舒今霸州大城縣此又河既徙班氏以後之新道也唐人見漳能獨達海遂請以爲瀆宋志神宗熙寧三年前漳變徙復入大河元志無漳而金志雖有不聞其變徙明初忽入衛今且附滹沱而入海不自達海矣其變遷不常如此安知大禹時河直北注碣石之海而滹沱也桑乾也易也潞也不先入於河而河挾以入碣石乎不謂河能繞川而反疑川能阻河是枝水加于經水矣不從河未徙之前求禹跡而妄意禹

跡於屢徙久湮之日是漳水終古在鄴縣矣且尤可證者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果止于直沽碣石旁焉得有河碣石旁有河爲海口又奚疑是不獨前所稱經證而已或曰瀕海地將不高乎余因親至瀕海一帶兼咨土人比之腹內特高故濬治海口亦宜倍深不然內低外高難乎水之東注矣曾謂神禹當日智不及此而不濬深海口以任大河百川之滔滔東逝也哉按一統志在京師輒進呈者爲保定府內多載及水利有已施行者有未行者允稱有用之書余續得二事一出河汾燕閒錄一出湧幢小品陸文裕深

曰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崩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塢之具爾某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疏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遂成永世之業故某謂開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朱文肅國禎曰隄之功莫利於下鄉之田尤莫利於上鄉辛丑其南歸經磁州遍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

三寸闊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然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余因歎此即青烏家急脉緩受緩脉急受之法也先叅議起家湖司李與朱交好朱亦曾口述手畫其事云

按顧寧人謂代凡三遷春秋末趙襄子所言代則今之蔚州乃古代國也漢高帝立子恒爲代王都晉陽後遷中都晉陽今太原縣中都今平遙縣皆非

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開皇五年始固已不知
漢光武以盧芳爲代王居高柳高柳故城在唐雲
州定襄縣晉愍帝以猗盧爲代王城盛樂爲北都
修故平城爲南都拓拔珪立爲代王都雲中在朔
州北三百餘里後徙都平城置代尹是代尚有四
不止如寧人云三遷也或問古學以何爲難曰不
誤又問曰不漏

按江西之名有三顧寧人僅知其二謂六朝以前之
稱江西者竝在秦郡今六歷陽今和廬江今廬之
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唐
乾元後則以江南西道省其文曰江西乃今豫章

等處是不知三國志吳主傳曹公恐江濱郡縣爲
權所畧徵令內移民轉相驚廣陵等戶十餘萬皆
東渡江江西遂虛南史文學祖皓傳大同中爲江
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
一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是今揚
州亦名江西他日以語王慈峨入其府志中亦一
典證也

元史河渠志至正十一年賈魯治河工畢歐陽玄製
一河平碑以旌勞績云云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謡
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
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妖寇乘時而起議

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
一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
因循狃於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
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
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
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今故具
錄玄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按朱子不甚嫻地學又臆解字義故陳風防有鵲巢
毛傳云防邑也劉昭引博物記云邛地在陳國陳
縣北防亭在焉孔穎達疏云以鵲之爲鳥畏人而
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

此與隄防之解絕不相蒙而詩集傳乃云防人所
築以捍水者余因戲語人原來臧武仲得罪出奔
後築隄障水以其功求立後於魯國人聞之愕然
詰此語何出余曰只管防有築以捍水者解法何
必管是臧氏食邑在今費縣西北六十里乎人聞
之轉大笑

又按不特此也詩王風集傳云甫即呂也今未知其
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請證以潛夫論炎帝
苗胄四嶽伯夸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
下故詩云疊疊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十里有呂
更證齊太公世家註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又

司馬貞曰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三證酈注涓水條宛西呂城四嶽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所以括地志最可信者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里有奇其密邇明析至此而朱子不知蓋緣誤本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申既不確呂遂茫然宜哉

按晉懷儂歌云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晉揚州刺史平吳後徙治建業爲今江寧府治據明一統志相距一千七百二十五

里歌不合及讀宋書州郡志江陵縣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里故宋襄陽樂亦云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是也西塞山名在今大冶縣東此則古今路有不同非里數異也唐杭州勝果寺在鳳凰山之右僧處默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與春秋時吳越分界不合及讀會稽典錄朱育曰漢順帝永建四年歲在己巳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詩蓋用此事界畫宛然非謂唐之制正爾也枚乘七發云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近解者多知以曲江爲浙江八月之望即俗所云

潮生日濤最迅猛闔郡往觀之事然終無以爲廣陵二字解案李善曰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孝王薨於景帝中六年丁酉則此七作於丁酉前考爾時會稽郡省併入江都國是江都之所統不獨至錢塘江且遠至今建寧福州古名冶縣者其疆域如此作者本欲云江都之曲江但以二江字相犯易古地名曰廣陵唐代尚詞章兼爛地志故李善據文勢已云赤岸當在遠方非指廣陵李太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云濤白雪山來又云八月枚乘筆孟浩然初下浙江舟中口號云八月觀潮罷僧皎然送劉司法之越州云八

月欲觀濤至昌黎謂李翱觀濤江翱亦自言暮宿濤江皆錢塘江也其疑似而誤翻在南齊書州郡志山謙之南徐州記耳大抵讀古者須考作之時日談地者須考代有沿革方克決其所由然余實因讀班氏自注發寤於中以告吾友黃俞邵俞邵愆憑宜立草一說以曉學者忽忽十有三年病懶未就茲又因竹垞文類與越闔書辨僅得其半故特爲補之并爲正之云爾

按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揚州貢道由江順流入海由海逆流入淮入泗是禹時江淮決不相通明矣其通之者在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於

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以通糧道然亦是引江入淮與孟子排淮入江水道尚相反隋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大業元年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濬治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孟子之言蓋至是始驗所以唐白居易詞汴水流泗水流流一到瓜州古渡頭是也近河臣疏云孟子大賢去禹僅千餘年必不爲無據之言況舊迹至今可考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一名古河土人咸稱大禹治水導淮入江故道爲據余考之明一統志盱眙縣山川有新河在彭城鄉

宋發運使蔣之奇開浚以避淮流之險猶未詳及讀宋史蔣之奇列傳元豐六年之奇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升發運使河渠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二字當使蔣之奇入對建言

澤丘答言卷三
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
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
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
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牐
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
祐甫言往年田棊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
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
今旣不用牐蓄水惟隨淮而高下開深河底引淮
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
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
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

夫十萬開治旣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建中
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
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
乃知疏所謂聖人山者即盱眙縣東北龜山也下
有禹王河即蔣之奇元豐六年所開龜山運河也
一名古河又即一統志所載之新河豈可以土俗
無稽之言而據爲金條玉律哉又豈可以孟子一
時之誤記而謂禹貢爲不足信哉曩嘗聞諸先輩
言江高而淮下禹必自淮浦入海者正行其所無
事以下爲趨也今欲從瓜埠入江無論謝家鍾家
曾家岡及分水嶺爲所畫斷勢必燒山鑿道且江

受淮水而地形實高淮水趨江而形實窳下奈何
疏又云循沿河形細閱有現在河形淤涸成田者
有溪流溝澗寬窄不一者有山岡平陸高低不等
者疏已自言有山岡禹時導淮入江不虞此山岡
阻塞乎抑此山岡乃陡生於禹治水之後乎自相
矛盾莫此爲甚至淮徑入江不復濟淮揚運道不
數年而國計民生交受其病有不可言者則人所
共曉不復贅云

按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此惟東漢時
則然而西漢不爾然亦有郡國下所書之第一縣
即爲郡國之治者若南郡之江陵縣是也南郡先

書江陵縣縣即郡治以郊祀志知之天水郡先書
平襄縣縣即郡治以五行志知之南陽郡先書宛
縣縣即郡治以地理志翟方進及王莽傳知之穎
川郡先書陽翟縣縣古爲韓都今爲郡治廣陽國
高帝燕國先書薊縣縣古爲召公都今爲國治俱
以地理志知之楚國先書彭城縣縣即國治以楚
元王交及龔勝傳知之趙國先書邯鄲縣縣即國
治以趙幽王友及趙敬肅王彭祖傳知之齊郡先
書臨淄縣縣即郡治以齊悼惠王子及主父偃傳
知之河南郡先書雒陽縣縣即郡治以伍被及賈
誼及酷吏游俠傳知之廣陵國景帝四年更名江

都先書廣陵縣縣即國治以江都易王非及廣陵
厲王胥傳知之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爲昌邑
國先書昌邑縣縣即國治以昌邑哀王髡傳知之
會稽郡先書吳縣縣即郡治以嚴助朱買臣及梅
福傳知之九江郡先書壽春邑縣縣即郡治以梅
福傳知之東海郡先書郟縣縣即郡治以于定國
及尹翁歸傳知之沛郡先書相縣縣即郡治以薛
廣德傳知之蜀郡先書成都縣縣即郡治以王貢
兩龔鮑傳序及循吏傳知之上黨郡先書長子縣
縣即郡治以鮑宣傳知之東郡先書濮陽縣縣即
郡治以王尊及翟方進傳知之東平國先書無鹽

縣縣即國治以東平思王宇及翟方進傳知之魯
國先書魯縣縣即國治以孔光傳知之巴郡先書
江州縣縣即郡治以揚雄傳注知之涿郡先書涿
縣縣即郡治以酷吏傳知之犍爲郡先書犍道縣
牂柯郡先書故且蘭縣越鴛郡先書邛都縣益州
郡先書滇池縣縣俱爲郡治以西南夸傳知之至
梁國先書碭縣却不爲治治於睢陽縣以梁孝王
武傳知之蓋吳楚七國反梁王城守睢陽後廣睢
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王國以內史治其民而梁
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非以睢陽爲治而何左
馮翊先書高陵縣亦不爲治治長安城中以趙廣

漢傳及景帝紀注百官公卿表注知之而韓延壽傳云延壽爲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證最分明汝南郡先書平輿縣却不爲治治上蔡縣以翟方進傳知之其傳首敘次與賈誼傳正同曾具以告友人友人以爲聞所未聞徧考顧寧人顧景范黃子鴻撰著兩漢竝同都未解此此而不解何以談地理或以高帝紀南陽守齧戰敗于犍東走保城守宛宛爲南陽郡治陳勝傳秦嘉等將兵圍東海守於郟郟爲東海郡治項籍傳初起兵吳吳爲會稽郡守治此三者何不引而引嚴助朱買臣等傳爲何余曰此秦制而非所論于漢也抑知秦與漢有

不同乎如梁國在秦爲碭郡治碭縣故沛公軍碭遂以沛公爲碭郡長長即守也至漢改爲梁國便治睢陽河南郡在秦爲三川郡治滎陽縣故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宋白以爲是時治此至漢改爲河南郡便治雒陽安得謂秦制如此沿而下之漢與之同又安得以東漢制如此溯而上之必西漢已然與或又以郡國一百三據上所考先書縣不爲治者僅三而爲治者二十有六安知餘七十四不復同余曰生千載下而仰論千載上事苟非典籍具存證佐明白固不可憑私臆度也譬如物十焉吾數其九悉同而其一未數者安知不忽異

郡國治所亦爾且吾之著書也寧質毋夸寧拘毋達寧闕人之所共信毋徇己之所獨疑此平生志也漢注引茂陵中書有云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珠崖郡治暉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二十四里沈黎郡治祚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臨屯郡治東暉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雲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治所歷歷今不備知百三郡國之治者以此書亡也噫放失舊聞豈獨地理一事爲然哉

又按唐人地理之學的有源委去西漢未遙元和志

曰什賁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則朔方郡治朔方縣縣居班志之第二其第一縣爲三封固注云元狩三年城也勝州榆林縣本漢沙南縣地漢雲中郡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則雲中郡治沙南縣縣居班志之第八長垣故城一名倉垣城在汴州開封縣北二十里漢陳留太守所理縣居班志之第十四漢景帝二年以前濟南郡爲國時理歷城縣縣居班志之第十一淄州高苑縣本漢舊縣作宛漢千乘國故城在縣北二十五里則千乘郡治高苑縣縣居班志之第

十四漢中郡自漢已還多理南鄭高帝都之縣居
班志之第三故漢所理江夏郡前書多言在安陸
今安州雲夢縣東南四里有古城縣居班志之第
八漢改秦黔中為武陵郡移理義陵今長州敘浦
縣是縣居班志之第十即昭帝時犍為郡自棘道
移理武陽今眉州彭山縣西北五里有犍為故城
猶歷可考縣居班志之第三其不即治第一縣于
茲益驗其不與東漢郡治相同于茲又驗即治第一縣則
東郡理濮陽縣東萊郡理掖縣膠東國理即墨縣
西河郡理富昌縣常山郡理元氏縣丹陽郡理宛
陵縣餘與下屬
注同者不錄
又按元和志容有牴牾如以汝南郡治平輿河內郡

治懷自相牴牾如以朔方郡治三封陳留郡治陳
留之類酈道元則近而加核矣水經注曰漢武帝
元朔二年開朔方郡治窳渾縣縣居班志之第六
又云元朔二年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朔方城王
莽曰武符似又以此城為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二
漢高帝元年為殷國二年為河內郡治埜王縣縣
居班志之第十三唐縣中山郡治漢高祖立縣居
班志之第四無終縣秦置右北平郡治田疇傳舊
北平郡治
在平漢李廣為郡於此縣居班志之第二漢武帝
元鼎二年改為天水郡似指隴西郡言治上邽縣
縣居班志之第二上蔡縣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

縣居班志之第二十四其第一縣平輿云東漢汝南郡治睢陽縣漢高祖五年爲梁國縣居班志之第八其第一縣碭曰秦立碭郡秦始皇即句踐故都爲琅邪郡漢因之班志於琅邪縣下注句踐嘗治此則琅邪郡治琅邪縣縣居班志之第十二秦惠王置漢中郡南鄭縣即郡治漢因之縣居班志之第三其第一縣西城則云屬縣也漢武帝蜀郡初治廣漢之雒縣元鼎二年始徙治成都雒縣居班志之第四漢高祖六年分巴蜀治廣漢郡於乘鄉王莽曰廣信即廣漢縣縣居班志之第六漢高帝六年置江夏郡治安陸縣縣居班志之第八漢

武帝元鼎六年置合浦郡治安浦縣縣居班志之第三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安卷縣縣居班志之第四泉陵縣零陵郡治安武帝元鼎六年分置縣居班志之第八漢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威縣爲武威郡縣居班志之第三而即治書先第一縣者則隴西郡之狄道縣也金城郡之允吾縣也安定郡之高平縣也五原郡之九原縣也鴈門郡之善無縣也上郡之膚施縣也弘農郡之弘農縣也千乘郡之千乘縣也平原郡之平原縣也太原郡之晉陽縣也河東郡之安邑縣也濟陰郡之定陶縣也濟南郡之東平陵縣也山陽

郡之昌邑縣也臨淮郡之徐縣也清河郡之清陽縣也魏郡之鄴縣也趙國之邯鄲縣也鉅鹿郡之鉅鹿縣也信都國之信都縣也河間國之樂成縣也涿郡之涿縣也上谷郡之沮陽縣也廣陽國之薊縣也漁陽郡之漁陽縣也遼東郡之襄平縣也玄菟郡之高句驪縣也樂浪郡之朝鮮縣也河南郡之雒陽縣也武都郡之武都縣也潁川郡之陽翟縣也淮陽國之陳縣也楚國之彭城縣也沛郡之相縣也泰山郡之奉高縣也東平國之無鹽縣也魯國之魯縣也東海郡之郯縣也城陽國之莒縣也留川國之劇縣也齊郡之臨淄縣也高密國

之高密縣也九江郡之壽春邑縣也廣陵國之廣陵縣也南陽郡之宛縣也六安國之六安縣也蜀郡之成都縣也巴郡之江州縣也南郡之江陵縣也越雋郡之邛都縣也益州郡之滇池縣也牂柯郡之故且蘭縣也鬱林郡之布山縣也九真郡之胥浦縣也交趾郡之羸陵縣也蒼梧郡之廣信縣也南海郡之番禺縣也長沙國之臨湘縣也桂陽郡之郴縣也豫章郡之南昌縣也至云舊朔方郡治臨戎舊定襄郡治善無故河內郡治懷舊代郡治高柳故天水郡治冀故琅邪郡治開陽竝指東漢而言驗諸司馬彪志而一一扶同矣

舊唐書地理志亦及

漢郡治所除誤者複者不錄錄其三曰渤海郡即治浮陽縣張掖郡即治鱒得縣酒泉郡即治祿福縣

又按余告徐司寇健菴曰郡縣始自秦作輿地表自當以秦縣名之可考者實之不獨以郡曰子能知秦四十郡所治之縣乎曰雖不能盡知要可考者秦內史則治咸陽縣也漢更名渭城漢內史治長安城中三川郡治雒陽縣或曰滎陽潁川郡治陽翟縣南陽郡治宛縣邯鄲郡治邯鄲縣鉅鹿郡治鉅鹿縣上黨郡治長子縣太原郡治晉陽縣雲中郡治遠服縣漢曰雲中或曰王莽始更漢雲中縣為遠服然焉知莽非本秦舊乎九原郡治九原縣

河東郡治安邑縣東郡治濮陽縣碭郡治碭縣一曰睢陽上郡治膚施縣上谷郡治沮陽縣漁陽郡治漁陽縣代郡治高柳縣與東漢同與西漢異觀西漢西部都尉治高柳不為郡守治可知右北平郡治無終縣遼西郡治陽樂縣遼東郡治襄平縣南郡治江陵縣漢中郡治南鄭縣黔中郡治沅陵縣故郡城在唐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長沙郡治青陽縣漢曰臨湘薛郡治魯縣泗水郡治沛縣漢更名沛郡便治相九江郡治壽春縣鄣郡治鄣縣漢以郡去而名其縣曰故鄣丹陽郡所領唐湖州長城縣西八十里有鄣郡故城會稽郡治吳縣齊

郡治臨淄縣琅邪郡治琅邪縣巴郡治江州縣蜀
郡治成都縣元和志其理本在青衣閬中郡治回
浦縣東漢更名章安南海郡治番禺縣象郡治象
林縣漢更名日南郡便治西捲不可考者鴈門隴
西北地桂林郡治耳曰柰四省已進呈不及追補
何余曰李吉甫元和六年復相八年上元和郡縣
圖志內載已所嘗建白者四事詔更置宥州則在
九年五月計此工成又須兩三月是距其十月薨
相位日無幾書進御彌久猶不憚繕寫增續古大
臣之用心不以小嫌而掩國計宋司馬公成通鑑
後知有牴牾終以未請旨不敢更此亦足見文網

之密議論之苛宋甚于唐矣張守節云蔚州飛狐
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飛狐漢廣昌縣地
則漢代郡治廣昌縣秦亦爾上云治高柳者恐誤
又按胡身之註通鑑地理號稱佳者然亦不知西漢
第一縣非必郡治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
猶可而云漢中郡治西城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
郡即秦九原郡治朔陽縣不知班志明言東部都
尉治朔陽郡太守不與都尉同一治所齊孝王孫
澤謀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此自青州刺
史適在臨菑非必治所胡氏乃云臨菑青州刺史
治豈不知西漢刺史稱傳車居無常治不比東漢

者乎又云龔勝楚人史逸其所居縣勝本傳首言楚人中言勝既歸鄉里又言王莽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等入勝里末即補出勝居彭城廉里文字針線密如此是不獨所居縣且標名其里胡氏胡未詳郡國志不純稱司馬彪曰間稱劉昭不知昭僅作細注耳須各有析別至楊僕從齊浮渤海以討朝鮮云僕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于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斯北解出同時王伯厚右矣

又按王伯厚嘗仕吳郡見長洲宰扁其圃曰茂苑蓋取吳都賦中語伯厚告之曰長洲非此地也吳王溥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溥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此地長洲名縣始於唐武后時余謂是已但未及所以名長洲者爲何案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蓋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犬長洲以名非枚乘所說長洲之苑者又漢王莽傳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亦指在蘇州者言非東陽縣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元和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吳王闔廬游獵處又一長洲苑矣

又按山陽漢射陽縣地射陽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楚州安宜縣東應劭注地理志在射水之陽張

晏注廣陵厲王胥傳射陂下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終竟不知今何者爲射水近讀寶應縣志白水塘在縣治西八十五里舊名白水陂一曰射陂遂躍然曰此其爲射水乎城正在射水北湖亦在射水北明一統志遽以射陽湖即廣陵王胥之射陂大非又思其地素號土膏當廣陵王時尚未經耕墾故相勝之名爲草田奏奪之以賦貧民魏鄧艾於此屯田積穀以制吳唐證聖長慶中兩皆開鑿之古今情狀頗不相遠云寶應邑人朱曰藩詩山陽濁水不可白射陂草田那得青不讀濁爲瀆解草田爲荒田竟認作清濁之濁草木之草詞人趁

筆之語固無庸苛論耳

又按漢射陽縣高帝以封項白纏者惠帝三年國絕於楚元王交都彭城王三十六縣者不相屬自宋建炎來城中即有楚元王廟頗著靈異未詳所始楚州淮陰郡唐隸淮南道非江南也武后垂拱四年狄仁傑爲江南道巡撫大使奏焚淫祠留有伍員廟廟白當在吳越間明一統志以爲城外英烈王廟即是且改江南爲江淮殊非漢地節四年封長安男子張章爲博成侯功臣表注曰淮陰蓋博成者淮陰之鄉名也當時此地一鄉至有戶三千九百一十三較之高帝歎曲逆爲壯縣僅五千餘

戶者不見承平久戶口之滋殖乎曹操拜陳登爲
廣陵太守時治射陽孫亮拜吳穰爲廣陵太守即
治廣陵但不知中間孫權爲吳王及僭位時皆孫
韶爲廣陵太守治於何所而史稱韶爲邊將常遠
斥候魏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從徐泗江淮之
地不居者各數百里乃知此地又會爲甌脫嗚呼
即此地而論古今之變豈可勝道哉

又按山陽縣西南四十里曰高家堰堰不見史而僅
見郡志爲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因
考三國志注登曾任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
鑿漑之利蓋精於水利者當時廣陵太守江表傳

以爲治射陽則此堰尤其密邇爲登築復奚疑獨
怪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平江伯陳瑄修治時凡
一千二百十五六年中間并無有人云及高堰者
豈湮廢無迹與抑堰止受洪澤諸湖黃淮尚未合
而不聞其有潰決之患與及讀宋史楚州司戶叅
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積墓修復陳公塘有灌溉
之利陳公塘即今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
不備耳同時真州東有陳公塘一名愛敬陂漕臣
錢沖之修復門下李道傳爲作記何一時而竝舉
與予於此別自有感矣史稱陳元龍才兼文武志
在濟民其時吳寇壓境蓋岌岌矣乃能興屯彊兵

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永賴今平江伯既有專
祠矣吾以上當冠以元龍下當嗣以潘季馴爲三
公合祠蓋皆勤於高堰者或亦此地食安瀾之福
者所宜動心也與東晉東公又按寶應縣志載邑人土田議曰竊見直隸各布政
司起科則例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之殊有一二
等至六七等三四則至數十則之別不但各司不
同即一司之中各府各州各縣亦多互異蓋地形
有高下平陂土性有沙鹵肥瘠古人則壤成賦固
不彊之使同也但賦役全書內將各則田地註明
折數者固多而遺漏未註者亦復不少某江南揚

州人即以揚屬論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
銀五萬餘兩全書幸註明折數矣若高郵田二萬
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
頃額徵銀四萬四千餘兩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
分之一非泰州之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
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
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
萬餘兩非寶應之田僅興化十分之一非寶應之
賦重於興化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
小地則一畝爲一畝大地則數畝折一畝一畝爲
一畝則賦輕數畝折一畝則賦重而全書之內皆

未經註明也其未註明不獨某一鄉爲然竊謂錢糧欸項不可不簡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故名曰簡明新書愚讀至此而不覺有感於吾邑近事也山陽原額制田一萬零八百四十二頃八十一畝五分三釐六毫六絲一忽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刊諸易知由單者班班可考崇禎及順治間皆然祇緣賦役全書偶遺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九字而河隄使者以爲山陽田有隱漏也丈量議起將奪民田四之三以入官勢甚洵民執兩易知由單以爭弗省也賴特奉

嚴綸方行停止予因上考魏襄王時史起曰魏氏之

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此即折數也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註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地又薄故家三百畝如此則民授田有多寡而所獲則無不齊此亦即折數也然則折田之制由來尚矣後居洞庭山中討論直隸真定廣平諸志而後益曉然于今制折田之故蓋明國初新罹兵燹地悉拋荒太祖有儘着開墾永不起科之令由是太平日久田日加闢每多無糧而有糧者苦其不均也請

行清丈又并洿下陂薄磽瘠本無糧者一槩丈出故原額制田者明初洪武之定數不容增損名曰大地是也今折時田者屢次丈量之實數浮于故額名曰小地是也當時良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原額之數此後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征派則用小地以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小地一畝八分以上折一畝者有二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三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七畝以上折一畝者有八畝以上折一畝者折畝之少者其地猶中中而折畝之多者其地殊低薄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

之原額以攤一縣之原糧而賦役由之以出故各縣地之折算雖有多寡而賦之分派則無移易宜無不均也山陽田之折也亦若是而已矣說者謂起天啓間孫令肇興通行均丈以四畝折一畝私爲惠於邑民不知孫北人也亦舉向來北方之例而行之議其槩折無差等則可議其隱田損上而益下豈可哉且清丈較他處最晚而民食均徭之惠也亦最淺豈忍復有所更變哉或曰如是則山陽之賦最輕予又以爲不然嘗經過保定府新城縣其土田甲天下古所謂督亢地至今禾稼樹藝最勝而田賦最輕合計夏稅秋糧及草每畝徵銀

五釐五毫足矣以山陽視之值米價賤尚一倍有餘安在其爲最輕也且山陽產之腴者水旱咸登不足十分中之一他若有糧而田荒或永沉水底也不可勝數今不于此等議蠲議減而偏思所以奪其產是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嗚呼果報之說雖儒者不道然林機議緩蜀賑禍至滅門馬默奏除投海天賜兒女王安石議復肉刑父子寘謫王僕射請貸饑夫神報相位布在傳記歷歷不誣漢武帝之橫征危而不至亡祇在田賦不加明思宗之勤樸卒無補于危亡則在屢加田賦此誠古今治亂之大關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數告徐司寇健

菴令纂入一統志中公曰是吾心也因記之

按徐司寇健菴問余子知蘇松二府糧重之故乎余曰蓋嘗聞其畧因以日知錄所載考一篇示余其辭曰官田自漢以來有之而宋紹興以後亦嘗詔鬻之矣開禧三年誅韓侂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處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

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獨多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元之有天

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清張瑄田以供中宮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國珍管明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

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郟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時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

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爲十四畝矣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佃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

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而徵之猶夫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譌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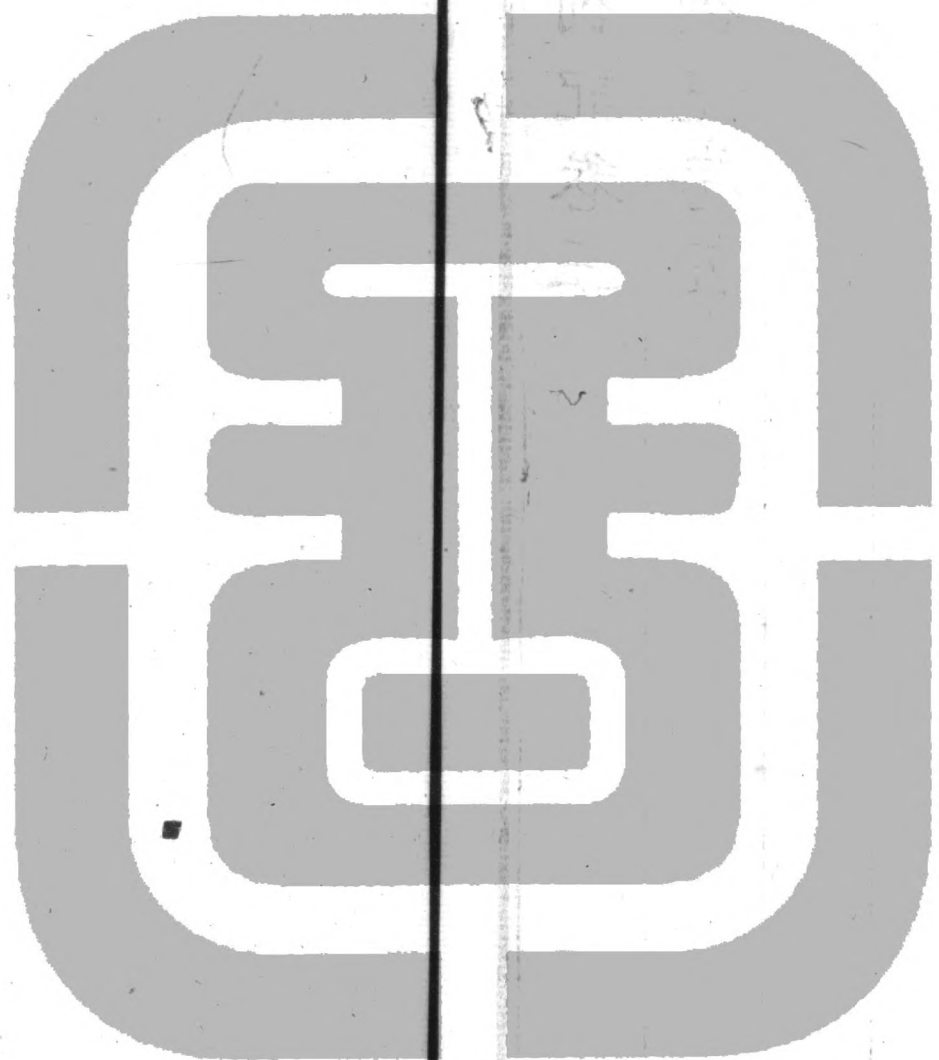
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爲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十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爲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羸絀率數十年而一變奈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于虛名不售之物

逼而奪之以至慧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由則猶其遺禍也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衆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爲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槩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

潛邱劄記卷三
前猶五六倍也捐不可得之虛計而非損上也立
百世之永利而非變古也使唐宋兩太宗當此朝
聞而夕行之矣余謂何必兩太宗明宣宗蓋嘗有
意於此矣實錄載其五年詔減官田舊額糧七年
又申命減免不許有司故違但上壓於祖制之不
遠下復有行在戶部之戛戛焉不克充其仁心成
其仁政迄今誦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
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
循下詔減十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
子親嗚呼百世而下猶令人感激涕零也

潛邱劄記卷三

潛邱劄記卷五



知不足齋

